

从古田再出发

“古田会议永放光芒”的照片,从小就印在我的脑海里,我一直向往古田这块革命圣地。不久前,我终于来到古田会议旧址参观。

古田会议会址远靠郁郁葱葱的彩眉岭,近傍碧波荡漾的古田溪,面临沃野千里的田野,背倚层林尽染的社下山。“古田会议永放光芒”八个大字熠熠生辉,格外醒目。巨幅大字下,绿树掩映着一座飞檐翘角的古建筑,便是古田会议会址。在通往会址的乡间小道上,两旁数十面红四军的红旗迎风飘扬,犹如一团团火焰,映照碧空。

我们走过青石铺成的路面,穿过铺着鹅卵石的前院,跨过木门,进入古田会议会场。会场正上方挂着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”的横幅,仿佛把我们带回 20 世纪 20 年代末那次非同寻常的会议。一张简易的桌子便是讲台,一块简陋的小黑板立在旁侧,墙上挂着马克思、列宁的画像,台下是一排排木桌木椅。这里是上杭县古田镇廖家万源祠堂——1929 年,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。会场的木柱上,遗留着当年用毛边纸书写的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“反对机会主义”“反对盲动主义”“反对冒险主义”等标语。地上有十处炭黑印迹清

老兵刘胡子

以前在老新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大人小孩对五十大几或六十岁以上的老汉,一律尊称为“胡子”。例如:张胡子、李胡子……尽管大多数老人并没有刻意去蓄胡须。常言道“嘴上无毛,办事不牢”。之所以称呼老汉们为“胡子”,主要是对有阅历、有经验、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老人的尊重。

刘胡子住在离老街三里多路的三队,隔两天就挑着一担菜来街上卖,百十来斤的担子,刘胡子一口气挑上街,面不改色心不跳。这还多亏了刘胡子有一副一米七五的好身板。

刘胡子与老伴在家种了一块菜地,老两口起早贪黑,细心耕种。一年四季地里出的应季蔬菜源源不断:辣椒、茄子、冬瓜、白菜、大蒜、小葱……每天起早从地里采摘,挑到街上时,蔬菜还新鲜清爽、水灵灵的。加上刘胡子买卖公平,童叟无欺,因此人们都喜欢买他的菜。

那时候老新街的集市到八九点钟就渐渐散了。卖完菜的刘胡子照例来到街边的王氏早点摊,叫上一碗肉丝面,两个面窝,拿一个小碗,去对面副食店打二两散装的

两棵樟树

院子里有两棵樟树:一肥一瘦,一高一矮,像命运随手掷下的两枚铜钱——一枚正面朝上,光华熠熠;一枚背面朝下,沉默不语。

肥樟树生得高大粗壮,枝干盘虬卧龙,遒劲有力;树冠浓密如华盖,层层叠叠的绿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,风一吹,便沙沙作响,仿佛在炫耀自己的繁茂。而瘦樟树则显得寒酸许多——它的树干纤细,树皮皴裂,枝条稀疏,叶子泛黄干瘪,远远望去,像一位佝偻的老人,在风中微微颤抖。

秋天到了,两棵樟树都结满了果实。肥樟树的果子硕大饱满,圆润如珠,沉甸甸地坠在枝头,仿佛一颗颗炫耀的勋章。而瘦樟树的果实却细小干瘪,像被忽略的标点符号,零星散落,无人问津。

肥樟树愈发得意,借着风势摇晃枝叶,沙沙作响,像是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优越地位。偶尔有鸟儿飞过,它便傲慢地抖擞树冠,呵斥道:“滚开!别玷污了我的枝叶!”鸟儿们不敢停留,悻悻飞走。

瘦樟树默默看着这一切,既不嫉妒,也不自怜。它只是安静地站着,偶尔有麻雀

晰可见:会间天气寒冷,120 多名代表边开会边烤火取暖,留下了这刻骨铭心的历史烙印。会上,毛泽东作政治报告,朱德作军事报告,陈毅传达中央“九月来信”精神并作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;会议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,一致通过他主持起草的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(即《古田会议决议》),还选举产生了红四军新一届前委,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 11 人为委员,毛泽东任前委书记。

再往前走几步,墙上挂满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片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摆在正中记录当年古田会议的大幅油画。

随后我们参观了毛泽东和朱德住过的房间:左厢房是毛泽东的住室兼办公室,右厢房是朱德的住室兼办公室。他们就在这两间只有一桌两凳的简陋房间里办公,批阅修改会议文件,接见与会代表,为大家释疑解惑。在毛泽东同志的房间里,我们看到了他当年批改文件的桌子——正是在这张桌子边,他代表前委作了政治报告。会场旁的房间里,还用图片回顾了红四军前九次会议的时间、地址及主要内容,展出了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选举前敌委员会成员的照片。

白酒,坐在小桌旁吃喝起来。

刘胡子春夏季常穿一套黄军装,橡胶解放鞋,秋冬季加一件毛领黄色军大衣,穿翻毛军皮鞋,都是正宗军用品。

一碗面、二两酒下肚,刘胡子便元气满满,挑上空箩筐去副食店买点日常生活用品,无非是油盐酱醋、牙膏牙刷、肥皂洗衣粉之类。如逢阴雨天,就到街中心理发店剃头修面,或与人谈天说地,或打几圈五角底子的麻将、一角一番的纸牌,不图输赢,只讲个开心。

那时候在队里或街上,如有二流子打架或邻里纠纷,刘胡子得知必定去制止劝解,只要刘胡子往跟前一站,说上几句,双方就会和解,为啥?大伙都服刘胡子的理。且不说六十多岁的刘胡子身材魁梧,打起架来两个小年轻未必是对手。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刘胡子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。

我家以前住在理发店隔壁,时不时会遇见刘胡子与人聊天。兴趣来了,有人会问:“刘胡子,您当年参加抗美援朝,与美国士兵干过仗吗?”每到此时,刘胡子就会神情庄重地讲述一点往事。

或山雀落在它瘦弱的枝头,它便轻轻晃动枝条,像是在打招呼。

某日,一群喜鹊掠过天空,它们盘旋着,最终落在肥樟树的枝头,想要啄食那些饱满的果实。肥樟树勃然大怒,疯狂摇晃树冠,厉声呵斥:“滚!别用你们的脏爪子碰我的果子!”喜鹊们被吓得四散而逃。

瘦樟树见状,温和地开口:“喜鹊朋友,如果你们不嫌弃,可以来我这里歇歇脚。我的果子虽小,但也能让你们填饱肚子。”

喜鹊们听了,纷纷飞向瘦樟树,落在它纤细的枝条上。它们啄食着那些小小的果实,虽然不够丰盛,却也足以果腹。吃饱后,喜鹊们衔起几颗瘦樟树的种子,振翅高飞,消失在远方的天际。

它们飞过层峦,掠过长河,最终落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。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,或许是出于报恩之心,喜鹊们将瘦樟树的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壤里。

春回大地,那些被播撒的种子在阳光与雨露的滋养下破土而出,茁壮成长。几年后,原本荒芜的原野竟长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樟树林,枝繁叶茂,生机勃勃。

缓步走进会场,重温那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:古田会议的召开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,这里是我党确立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,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。

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“三湾改编”确立“支部建在连上”,到古田会议提出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;从“朱毛会师”到红四军内部的原则讨论,再到古田会议上的思想统一,一路探索过来,“成功从古田开始,胜利在这里起航”。古田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光辉起点,为党和军队注入了信念与灵魂。

我伫立在会场旁,静静地思考着:记得 47 年前,我刚到部队新兵连,学习《古田会议决议》,核心是要我们明确人民军队的性质、宗旨和任务,从根本上弄清“为谁当兵”“为谁扛枪”的问题,真正实现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。

瞻仰古田会议旧址,追寻红军足迹,就要深刻理解古田会议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的核心精神,以及由此延伸的求实创新、永葆先进的传承内涵,从中汲取政治营养。我虽然退休近十年了,却依然要发扬红军精神,保持政治定力,坚定政治信仰,永远跟党走。

老新街有多位老人参加过志愿军,但有几位随部队开到中朝边境集结待命时,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已经签订,没出国参战便随即转业复员。

刘胡子是上过战场的志愿军战士。部队领导见他身材高大、力气大,便安排他当了机枪手,扛着一挺重机枪爬冰卧雪,行军打仗。刘胡子说敌人黄头发、蓝眼睛,有些还一脸大胡子。有人问:“刘胡子,您干掉了多少敌人?”刘胡子说打仗不能怕死,冲锋号一吹,端着机枪拼命向前冲,一扫一大片。刘胡子还会说几句美国话,例如:“不许动!缴枪不杀!”

每当刘胡子讲起这些战争情景时,大伙儿都听得聚精会神,热血沸腾。

刘胡子复员转业后一直在家种地,政策落实后,享受国家优抚对象待遇,每个月去民政部门领取优抚金。儿女们成家立业后,刘胡子和老伴种菜、卖菜,加上优抚金,自给自足,还可帮衬贴补一下儿孙。

今年的清明节,我回到老新街,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。我向人打听刘胡子的情况,说他老人家已去世多年。

而院子里的肥樟树,依旧沉浸在自身的优越感里。它的果实虽然也落进泥土,但在它浓密树冠的遮蔽下,阳光照不进来,雨水也难以渗透。那些种子勉强发芽,长出的树苗却瘦弱枯黄,最终在阴影中枯萎死去。

许多年后,院子里的肥樟树渐渐老去,树皮剥落,枝叶凋零,最终朽成一截枯木,静立在院中。而远方的原野上,瘦樟树的子孙们早已长成参天大树,整片林子郁郁葱葱,鸟语花香不绝。

两棵樟树,恰如两种人生——一种人占尽优势,却因傲慢而困守原地,最终在自我封闭中衰败;另一种人虽起点卑微,却因谦卑开放,借助外力,最终让生命的种子在更广阔的天地生根发芽。

命运从无绝对的公平,但如何对待机遇,却决定了人生的高度。

正如那棵瘦樟树——它不曾抱怨土壤的贫瘠,只是默默生长;它不曾嫉妒他人的丰硕,只是慷慨分享。

最终,它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,延续成了整片森林。

和美画卷现沉山

■谭永西

沉山静静矗立,山间郁郁葱葱;南港蜿蜒曲折,河水潺潺流淌。双港桥畔,两岸绿茵如毯,和风拂过,丝光掠鸟与喜鹊在枝头欢歌跳跃。田野里,黄瓤西瓜和甜瓜蓬勃生长,生机勃勃。晨光之中,一位身姿轻盈的女子面向朝阳,缓缓而动,恰似白鹤舒展翅膀,月白色的衣裙随风飘动,如云絮般轻盈缥缈。她平静地吸纳着天地间的灵气,以意运气,以气导行,心意相通间,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。

这如梦的场景,并非网红拍摄视频,而是沉山村随处可见的日常。熟悉这里的人都知道,更动人的风景在村部的小广场。每天,七八十位太极队员伴着悠扬的音乐缓缓起势,白鹤亮翅、野马分鬃、左右搂膝拗步,一招一式舒展从容,看似云淡风轻,下盘却沉稳如松,劲道暗藏其间。几十个人的动作整齐划一,场面十分壮观。这也并非专业太极表演,而是村里太极队每日的必修课。队员们年龄不同,有年逾花甲的老者,也有正值壮年的村民,可每个人都全神贯注,动作娴熟,仿佛在以每一次呼吸和动作,诉说着太极的阴阳和谐之美。

这美好景象的“设计师”是村民李龙林。她和丈夫在新疆做生意时,结识了一位太极高手,便拜其为师,潜心学习太极。在练习过程中,她深深体会到太极运动带来的美好与快乐,回到家乡后,决定将这份美好分享给大家。沉山、丰衣、方墩、枫树、桂家、龙门等地的村民纷纷加入。队伍壮大了,太极队正式成立,大家坚持锻炼,享受运动的乐趣。随着练习的深入,李龙林自掏腰包在运动场上搭建了遮阳顶篷,为队员们遮风挡雨;队伍规模扩大后,她为每人定制了一套太极服,让运动更具仪式感;队伍逐渐成型后,她组织大家前往韶山等地交流学习,拓宽视野;队员们技艺精进后,她又全额承担费用,带队外出比赛、展演——既让队员们收获了成就感,也让太极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。

站在广场边,望着整齐的太极队伍,北港镇包保干部胡继周副书记指着队伍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爹爹说:“那是八十多岁的退休教师李陶然,咱们村的‘老秀才’,加入太极队后不仅练得有模有样,还牵头组建了二胡队,接着舞蹈队、合唱队也一一成立。大家的业余生活啊,可比从前热闹多了。”

说起沉山,还有一段古老的神话传说。相传,天上的神狮下凡,雄狮行至方墩山时,因口渴停下休息,忽然一阵清风吹来,让它神清气爽,于是腾空而起跃至枫树畈大屋,恰好落在泉眼处。神狮贪恋泉水清甜,久久不愿离去,死后化作山峰。而它在方墩山着力处下沉三里,便有了如今的沉山。这狮子仿佛有魔力,这一脚下去,沉山沉睡千年。如今乡村振兴的号角一吹,大家暗暗使劲,沉山还是那座山,但“沉”着的,是沉山人鼓鼓囊囊的钱袋子了。

望着眼前这些朴实热忱的沉山人,看着他们用双手绘就的和美画卷,我的心想刚咬开的西瓜般甜丝丝的。这不就是我梦中的乡村模样吗?这让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,那是世人寻而不得的仙境,而沉山村的巨变,却实实在在在铺展在眼前。